

日本影坛巨星

乙羽信子自传

阿信

王福寿

工人出版社

日本影坛巨星

乙羽信子自传

原著〔日〕乙羽信子
恒绍荣 王泰平 史京津 译

工人出版社

《日本影坛巨星·乙羽信子自传》

原著〔日〕乙羽信子

恒绍荣 王泰平 史京津 译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社计算机——激光照排系统排版

工人出版社北京市发行部发行

北京市门头沟胶印厂 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：8 插页：4 字数：180,000

1985 年 5 月第 1 版 1985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0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1007.25 定价：1.50 元

中文版序

欣闻我的自传中文版出版，我感到非常喜悦和幸福。

作为一个演员，这本记录了我的前半生的书，能够渡洋跨海，我不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博大的国度里，会引起人们什么样的反应。对此，期待中夹杂着不安。

一九五六年夏天，我曾经到中国访问过一个月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，美好的回忆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十分怀念我接触过的中国朋友。

恒绍荣女士等将这本书译成中文，工人出版社出版，对此，我谨致谢忱。

乙羽信子

一九八五年四月



1956年访华时受到周总理接见



上：十四岁时的乙羽信子
下：乙羽信子与养父





上：乙羽初登宝冢舞台（1939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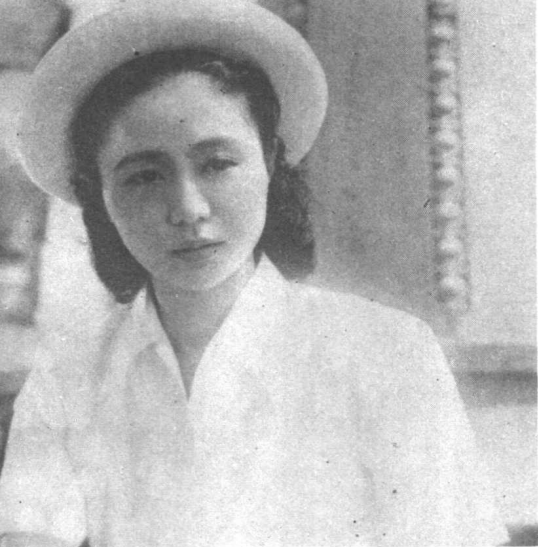
下：演出《美人鱼》（1949年）

左、右：十八岁的乙羽信子



下：演出《南国的哀愁》

(一九五〇年)



扮演《原子弹之子》中的女教师（1952年）



进入大映制片公司（1950年）

跟新藤兼人导演（右）在一起



在大映工作期间（1952年）





宝冢时代（1949年）



1956年的乙羽信子

参加拍摄《缩影》（1953年）



《爱妻传奇》剧照（1959年）





《裸岛》剧照（1960年）



《鬼婆》剧照（1964年）

下右：《地平线》剧照（1983年）

《孤旅竹山》剧照（1977年）





跟新藤导演在一起（1983年）

出生的秘密

我把自己的丈夫——新藤兼人称作“先生”，“先生”则叫我“乙羽君”。二十七个春秋，我们一直这样相互称呼着。当我们结婚时，新闻界曾大肆宣传，说我们“婚后仍将分居”。确实，我们是过着分居的生活，“先生”现在住在逗子（日本地名），我住在东京赤坂的一所公寓里。我不愿住带有院子的平房，总觉得住公寓更方便些。

一天夜里，不知谁给我打来个电话。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呢。我拿起电话筒，传来了带有鸟取（日本地名）口音的声音：“我是你的亲戚。”这声音粗声粗气的，还有点颤抖。接着又说：“阿信啊，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写过去的事干什么啊！你这样写下去，不是给亲戚添麻烦吗？”我当时就制止他说：“谢谢你对我的关心，不过我写我妈妈和自己的事，又有什么不行呢？”电话就这样挂上了。

我今年五十五岁。我和新藤马拉松式的恋爱就此结束了。这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段落。我的过去并不值得一提，我只不过想把自己的个人经历真实地写下来，可是，这个自称为“亲戚”的人，是那样极力地反对我写。这个原因，我并不是不明白。一个小城市里的人，每天无忧无虑地过着悠闲的日子，他们感兴趣的只不过是社会上发生的一些“新闻”或逛逛庙会，如果有人给抖搂出过去的、一些不愿让人知道的

事，而且还要大张旗鼓地叫喊，这要是我，也可能要去封住那个人的嘴的。

但是，请原谅。我是要讲自己的“个人经历”。这个决心是下定了的。人家都说我是个倔强的女人。过去我在“大映”（日本电影制片公司名）当演员时，有个爱称叫“百万美元的笑靥”。当时，我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。经过反复考虑，最后还是一头扎进较多地拍摄反映日本的娼妇、艺妓等影片的制片厂去了。很多人反对我这样做。但是，一旦决定下来的事，我是不会中途退下来的。这就是我的性格。在别人眼中，我这种性格也许是令人讨厌的。我自己的过去，即便有污迹，这也是我本来的面目，也是抹不掉的。

我原姓加治，叫加治信子，上小学的时候改成坂东信子。这是由于养母的母亲坂东优说，她只有一个女儿，她不同意澄荣（即我的养母）和我都加入加治家的户籍。所以，我在宝冢少女歌舞团时，同学们一直叫我“坂姑娘”。

一天，我在旁边屋子里，听到外祖母和养母在吵嘴，外祖母大声嚷道：“你不知道你没生过孩子吗？”养母一声没吭，我自然也不知道她当时的表情。噢，我真的不是妈妈生的呀！当时只是脑子里一闪，并未怎么往心里去。小时候，邻居的阿姨们的确说过：“你妈妈可不是你的亲妈啊！”想想也是，我长得哪儿也不象妈妈，她可能真的不是我的亲妈呢。

这种想法，在我考进宝冢少女歌舞团后，更加强烈了。养父千太郎非常喜欢我，哪儿都带我去，什么都给我买。记得有一天，“妈妈，这是爸爸给我买的！”我边说边伸出手把东西给妈妈看。妈妈呢，只是强颜一笑，就把脸扭过去了。她好象在极力地忍着一肚子话似的。随后，又凝视着我。这

是刺人的眼光，是一双嫉妒的眼睛。这起码不是母亲的眼光。

命运的枷锁

从宝冢进入电影界时，我偶然地看到了户籍抄本。母亲当然不是亲的，可是父亲也是和我没有一丝血缘关系的人。我原来是个养女。当时我没有想见自己的生身父母的想法，也并不想探听关于我的出身的事。我想，人世间养女有的是。而且，事到如今，就是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，见见面，又会怎么样呢？反正父母是把我抛弃了。对我来说，现在加治千太郎就是我的父亲，澄荣就是我的母亲。这已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

我从小怕见生人，身体也不好。所以，我不记得我象别的孩子那样，在外边跳啊跳啊，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玩娃娃或是扔小布袋玩。我又不爱讲话。总之，是个不开朗的女孩子。

命运之神也在给我开玩笑吧。这时，一个与我血脉相通的人，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尽管对本家的人表示过无所谓，实际上谁都对自己的本家多少还是有点关心的。所以，我也想悄悄地见见这个血亲。

谁知就是这个血亲把东京和子（日本地方名）连结在一起了。

一九六四年夏，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举行时，我正在千叶县（日本地名）的印幡沼拍摄《鬼婆》（由新藤兼人导演，近代影协、东京电影制片厂合拍）这部片子。炎热的八月，在比人还高的草丛里，简直象进了蒸气浴室。我们就在那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搭个简易棚，制片人员浑身上下都是汗和泥。在这儿紧张工作了几天后，导演给了大家一次假。我原来的代理人开车来接我。那时我住在品川车站附近的木

村屋公寓。在回公寓的途中，“你先别吃惊啊！”我的代理人说。

“什么呀？到底是什么事呀？”

“有个女人来找你，她三天前就在公寓里等着你哪！”

“嗯？从哪儿来？”

“从米子来的，是鸟取的米子，象是你的表姐……”

“哪儿来的什么表姐啊？”

“真的，你没有表姐？”

说着说着，我突然闭上了嘴。我听说那人还拿来了几张户籍抄本后，立刻感到浑身发热，我的好奇心被触动了。

公寓的门开了。楼梯旁站着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。她一看我进来，往后退了一步。她比我胖了一圈儿，显得很结实。我看了看她。她眼里充满了泪水。我怔住了，她长得多象我呀！特别是她那前额的刘海和我的一模一样。那时，我三十八岁。到了这把年龄，我还是第一次和亲人见面呢。

她叫清子，说是我的表姐。她从腰间取出几张户籍抄件，告诉我谁和谁是个什么关系。说着说着她又哭了起来。说实在的，我并不怎么关心谁和谁是什么关系。我和她刚见面时的那种激动情绪，现在已经消失了。

我经常演和亲人见面的戏，往往是亲人一见面就“哇”地一声抱头大哭。而这次和我演戏的场面可不一样啊！我们两个亲人头一次见面，而且还不到三十分钟，我却琢磨起演技了。演员这个行当是个多么冷酷无情的职业啊！

生父是个美男子

清子根本不了解我的内心想法，只是絮絮叨叨地说着。
“你的前额和脖子很像你的生身母亲，简直一模一样。”她

告诉我生母叫“山登竹子”。这个陌生的名字，对我来说当然是第一次听到。

户籍上这样写着：米子市西仓吉街八号，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。山登常太郎、菊子之六女。

她又说山登家代代是武士，山登常太郎的先祖——山登源平那代相当有势力，到了常太郎这一代才渐渐衰落下去。竹子是最小的女儿，上边有一个哥哥五个姐姐。但是，唯一的男孩子金太郎可惜出生四天后就夭折了。其余的都是女孩，长女“千代”、次女“松子”、三女“夏子”、四女“秋子”、五女“樽子”都长大成人。最小的六女“竹子”长得小巧玲珑，在附近也是有名的美人儿。由于家境困难，女儿们都出去干活。只有身材苗条、美貌的竹子，来到大阪花柳界当了艺妓，不断地给病父寄钱。“妈妈长得好看，又能干，可是个孝顺老人的人。”清子说。

不久，她有了情人。与其说是情人，倒不如说是她在一些常客中挑选的丈夫。他是大阪市此花区今开街一家大鱼店老板的儿子。高高的个儿，眉清目秀，是个美男子，名叫“助台孝太郎”。当时竹子和孝太郎肩并肩走在路上时，过路人都要回头看两眼。下雨天俩人同打着一把伞，简直象一幅画儿。几个月后，竹子怀孕了。当时俩人是怎么商量的，别人无法知道，反正竹子是决心要生下这个孩子。数月过后，竹子趁肚子不很明显时，拚命地干了一阵，然后回到了米子。她可能暂时借住在别人家里，孩子出生在米子市内一家肉店的二楼的一间房子里。听说孩子是顺利地生出来了，是个瘦弱的小女孩。户口本上写的是山登竹子的私生子“山登信子”。这个婴儿就是我这个电影明星乙羽信子的底蕴。我生下来后，被孝太郎抱走，并承认是他自己的孩子，取名为“助台信子”。